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李全玉

黄氏日抄卷三十六

宋 黄震 撰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四

晦庵先生文集三

記

高士軒記取漢世高士不肯爲主簿者名同安簿廳之軒云士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於萬物之表者亦非有待於外而後高

官書記先生爲同安縣學請於都督府方公得書九百八十五卷

射圃記紹興二十五年同安縣有警先生與監稅曹沇備西北隅因作射圃

蘇丞相祠記蘇公熈寧中辭王安石引拔其後與李才元宋次道稱三舍人先生謂學者所宜師也爲之立祠

漳州教授廳記教授之職難矣以爲易者則苟道也

牧齋記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豈以飢寒
者動其心豈以挾策讀書者謂之學哉

歸樂堂記爲朱彦實作也大略云或者怵迫勢利而不
能歸或歸矣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豈知歸
之爲樂或知之矣顧前日仕宦之所爲有不能無愧
悔於心者於其所樂雖欲安之不能也然則仕而能
歸歸而能樂者亦豈不難哉

游御史祠記游酢字定夫建陽人明道知扶溝縣名公

來職學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方其在
徽廟初為御史未幾為郡江淮間退而閒居以卒楊
龜山誌其墓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
雜觧既卒四十一年當癸未歲延平陳公為郡始祠
之學

通鑑室記張仲隆有志與才新一室列通鑑其中日盡
數卷求所以處事之方屬先生為記而先生以仁之
說進之愚觀先生嘗作序送仲隆謂聖賢言治以仁

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得非有見於其心術之偏而逆折其萌者乎

南嶽游山後記先生與張南軒諸公共游將別破約賦詩又言詩本言志其流乃幾至於喪志記其說爲戒

轉運司躅塩錢記福建塩息歲入緡錢十萬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爲鈔法商人歲輸京師錢六萬六千有奇其後鈔法中弛因以委漕司而增其額它用之取具於塩者亦且數倍州縣至不

能供孝廟臨御之五年詔免州縣逋負塩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錢三十二萬者罷之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遂爲記

上蔡語録後記頃校定上蔡語録削去板本五十餘章後胡籍溪於吕祖謙得江表民辨道録則凡向所削五十餘章然後知爲江公所著云

崇安縣學二公祠記清獻趙公嘗爲之宰胡文定其邑

里人知縣溫陵諸葛侯乾道四年合而爲之祠

克齋記大略云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求仁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此記爲會稽石子重作最明白當讀

味道堂記爲何鎬叔京作也叔京之父少受中庸於東

平馬先生取知味之説故名

劉氏墨莊記劉清之子澄五世祖工部事太宗没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其後子孫世以文章爲聞人而子澄尤篤志義理之學先生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在

盡心堂記范伯崇爲廬陵録事取王制語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以名堂先生記之云以風曉當世

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荒饑而盜發浦城乃請於郡太守徐公嚞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淮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正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饑則施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儲貯云

雲谷記地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其入徑在

安將院東牓曰南澗循澗北上里餘俛入沓翳多奇石懸瀑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數百步得石壁瀑布當中而下視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北入雲谷谷口為關以限內外西循小山而上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折旋南入竹中草堂三間是為晦庵東起層崞右起小山而南峯出其背孤秀莫擬俯仰其間不自知身之高地之迥直可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

諸峯作石臺名懐仙小山之東南出西下隱隱見山前村落作臺曰揮手南循岡脊其上小平曰雲社其徑之東曰西寮行東峯至絶頂平處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非世人所嘗見也絶頂北下則爲北澗矣盖此山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生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

名堂室記紫陽山在徽州先君子故家婺源往遊而樂之既来閩中思之不置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敬以所刻牓所居之聽事又其尉尤溪日自病卞急取佩韋之義名聽事東偏則取以揭之於寢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盖取屏山所嘗字而祝之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亦不敢忘先生之教堂旁兩夾室左曰敬齋右曰義齋盖讀易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未知用力之方及讀中庸見所

論戒慎恐懼得持敬之本讀大學見所論格物致知得明義之端而二者之功一動一靜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也

建康府明道先生祠記淳熙三年資政建安劉公守建康以屬邑上元明道先生少日宦游處也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意亦備而兵革變故風聲無復傳者奉祠致意而請先生記之先生謂上元之政於明道先生懼未足稱揚也然其言曰一

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又烏可以小大而議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道之在天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

江山縣學記邑有儒先曰徐公誠叟受業程氏之門人講道於家弟子常以百數

拙齋記趙侯景明守臨川更造所謂秋聲齋者曰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哉先生亦曰非予之拙則亦孰宜記之哉抑君子之學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趙侯之學盖將進此若予之拙乃其材之不足而何足以語此

袁州濂溪祠堂記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

先生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發明於斯世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靜江府學記學立於唐觀察使李昌夔其後廢爲浮屠之室者三南軒始斥而一新之

袁州三先生祠記三先生濂溪二程也紹興初胡文定嘗欲加程氏以爵使列從祀其後建安魏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安石父子勿祠近

歳乃詔罷所謂臨川伯雱者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推之以及濂溪則三先生祠徧天下愚按嘉定間祠三先生罷安石皆已如先生之願望矣所謂事久論定正理不可磨滅者非耶

建陽縣學蔵書記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者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建陽四賢祠記九江蕭之敏敏中宰建陽閩邑之先賢得三御史而祠之曰陳洙師道曰陳師錫伯修曰游

酢定夫敏中去不數年亦爲御史會稽姚寅耆宰邑復以蕭配之吏榜曰四賢

隆興府濂溪祠記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江陵府曲江樓記張敬夫守荆州直學門之南鼈門臨白河爲樓其上大江重湖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亦隱見於雲空煙水之外曰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扁曰曲江先生爲發明曠百世而相感之意

卧龍庵記庵在廬山五乳峯下劉君嘗隱居辟穀先生守南康屬崔嘉彦因其舊縛屋又緣名潭之義畫諸葛公象堂中既而又爲嘉彦記西原庵嘉彦嘗以

耕戰之策干趙忠簡云

婺源縣三先生祠記云既得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行之乎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尤公袤及趙公芮捐四方聘幣不以入於家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買田千一百十一畝得佛舍廢址增屋并得故僧田六頃爲之

韶州濂溪祠記自孟子既沒歷選諸儒以論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

鄂州社稷壇記社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勾龍氏其配稷則止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后稷其配風師箕雨師畢雷神則唐制所與雨師同壇而祀五者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間以育萬物而民生頼焉者

崇安縣學田記三代士各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自食其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員不復限以員數其後無以給之而至於

罷若崇安此田則藉浮屠之絶者五寺歸之學
石鼓書院記書院在衡州唐人李寛所爲國初嘗賜勑
額其後稍徙而東爲州學淳熙十二年潘時復於舊
基興書院
漳州東溪先生高公祠記高公名登字彦先靖康游太
學與陳少陽伏闕紹興初又與秦檜議不合去爲静
江古縣被檄試進士潮州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
大怒奪官徙容州屬疾自作埋銘奮髯張目而逝後

三十年田澹爲郡博士始祠於學

新安道院記道院休寧宰祝汝玉所爲也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顧其名此乃若專取乎無事無乃出於浮屠老子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

玉山劉氏義學記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能毋爲州里災害則足矣

上蔡祠記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

是論窮理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冰玉堂記曾致虛訪劉凝之舊居爲之繪劉凝之劉道原父子以陳忠肅嘗館於是也繪而侑之

鄂州稽古閣記取足於心者佛老空虛之邪見

郘州濂溪祠記祠舊以張九成侑潘侯燾始特祀濂溪

信州大成殿記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

問

跋

跋胡五峯詩初先生不出仕有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之句五峯譏其有體無用爲詩箴之有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五年而先生聞之則五峯已死矣因爲之跋愚按體立則用存體用未嘗相離士君子修身求爲可用於世此體之立也先生隱居讀書則用已在其中世之汲汲於利祿者體之不立用於何有五峯有體無用之說似合斟酌此先生跋語有恨不及卒請其目之說歟

跋劉元城言行錄謂公授學於司馬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愚按先生發明元城不妄語極有補世教今世士大夫之議於朝者果皆由中之語否耶

書潛虛圖後温公晚著此書及易說皆非全書今其全者先生謂贋本也今敵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

書麻衣心易後先生指其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下而墜皆無理之妄談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謂破體煉之乃成全體乃爐火之末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盖湘陰簿戴師愈所著而托名麻衣

跋李少膺脞説三代正朔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蔡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

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

跋黄本仲友朋說謂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而友朋又所藉以維持是理

跋歐公帖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跋白鹿洞講義陸子静来自金谿先生率僚友諸生請

爲之講而跋之云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愚按象山此時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分別明白至今讀之令人竦動宜晦翁之嘆賞也象山之來游晦翁之請講友誼藹然豈復有前日鵝湖之氣象哉使象山更加之壽則極高明而道中庸未必不與晦翁一也

跋鄭景元簡六經於死生之際無述焉盖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事爲詳其言不過保

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於是見聖賢之學所貴重乃在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

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爲曾子七篇

題法書令人不及古人豈獨此一事推是以往庶乎其能自強矣

跋朱喻二公法帖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所長自見

而漢魏之楷法遂廢本朝名勝亦不過以唐人爲法至於黄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

跋蔣邕州墓銘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

跋周元翁法帖楊者明州僧讀書至老不輟持論甚正

常云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謹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勾疏曰吾不忍助民盡也

跋黄山谷詩杜子美詩序有言虎塘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句今此頌又用躨躅字按躨跜見靈光殿賦且爲蚪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

書楚辭協韻後大招怡遽同韻王岐公亦用遽與貽同

韻

跋朱奉使狀金人陷會稽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琪怒甚懷甎石狙擊不中被執至死罵不絕口越人義而祠之

跋徐来叔歸師堂詩孟子之言正為不知反求諸身者設非上智生知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

跋吕舍人清溪類藁饒節者一旦毁削膚髪殄絶天倫諸公環視無一能救或乃從旁嗟嘆以為不可及

跋余岩起集謂前輩當官立事以強毅果斷爲得近年風俗一變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

跋曽仲恭文謂前輩文字議論雄偉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近嵗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愚按先生當乾淳盛際所感歎已如此讀而深悲之併記以自厲

跋辨志録伯恭作此書章責李和卿所次略不同

跋𥬇侯行實天下事有其實足矣又使他人飾虛詞以

贊之雖累千百言亦何所加於其實也哉

跋程子禘說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茍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

跋郭長陽醫書寸關尺之法郭公備載難經語而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竊意指有肥瘠臂有長短或未得爲定論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今諸書皆無的論惟千金以爲寸口處其骨自高關尺皆由是卻取若與經文不合俗

傳脉訣韻語直指髙骨爲關而分其前後爲尺寸隂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指然世之高醫以其贋也棄而羞言之

跋道士陳景元詩元祐間王仲至嘗薦景元使校中祕道書范醇夫極論其不可且引王韶章惇開邉時引僧自隨有經略察訪大師之誚今日豈可使館閣有編校大師耶

跋向伯元遺戒自佛教入中國治喪者一用其法在唐

惟姚文獻在本朝則司馬公程張諸君子近世張忠獻始斥不用向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及啟手足親書戒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

書河圖洛書後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注云法龜文也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爲洛書矣

跋吳道子畫所謂天龍八部者亦不免爲焦頭爛額之客

跋韓魏公帖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韓公未嘗一筆作

行草勢書札於德性相關如此

跋沙隨帖離騷九章之欸與范增撞玉斗之唉聲皆近哀訓譍也亦作上聲故元次山有欸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音靄襖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欸爲欵誤益甚矣

書釣臺范公記文後人不容復措手中間江子我一記獨書歲月最得體近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素隱者康節和明道詩云安知不是打乖人此言有味也

跋集注杜詩注非蘇公作乃閩中鄭昂尚明僞爲之

不養出母議嫁母非出也不可無服養之則築室於外

銘贊

講座銘四齋銘鼓銘皆先生弱冠主同安簿時之爲也

後學可以自勵矣

學古齋銘爲周嗣恭作敬恕齋銘爲陳師中作求放心

齋銘爲程正思作皆切已工夫之語亦隨其人之資

而告之敬齋箴則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爲至

易五贊曰原象曰述旨曰明筮曰稽類曰警學皆明古易之所以然復卦贊則君子體易之要道也

六先生贊於濂溪贊其啟道之秘於明道贊其會道之全於伊川贊其守道之正於横渠贊其求道之勇於康節贊其窮陰陽造化之妙而微不滿於其忘物於涑水贊其極堅實博大之功而微不滿於其致知然則於斯六者學者宜何先曰以横渠之勇審伊川之正其餘可以次第通

南軒贊許其王佐事業東萊贊稱其温恭君子

聚星亭贊先生晚年道不行姑取陳太丘寔訪荀朗陵淑

浮沉閭里粹然盛德之事圖之贊之以自適然寔之

孫曰陳羣淑之孫曰荀彧時皆隨侍擁寘膝前後皆

背漢從操先生所以寓户門之戒世道之憂亦微矣

表啟祝文

謝表通啟皆和平直叙世之掇拾古語牽對為工者可

觀矣祝文皆以誠通神明不為文

祭文

祭南軒云兄宜以是行之當時我盡以是傳之來裔其彼此相期如此

祭陸子壽略云念昔鵝湖實初識面度兄不可遽以辨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逮予辭官兄乃枉教相與極論道合志同

碑銘行狀

劉子羽忠顯公劉韐之長子佐忠顯公守越破方臘守

真定却敵與張魏公密謀誅叛將范瓊魏公使川陜以爲上賓富平之戰争之不得果敗魏公退保興州子羽單騎出秦州用吳玠守和尚原卒全蜀境以敵上流其後魏公入相大議北討使公察虛實公還言敵未可圖已而淮西軍果亂及論和戎非久計秦檜罷之歸遂薨

龍學吳明可少客臨安一日聞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云宗留守死矣公爲嗚咽爲詩哭之語甚悲壯

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名以此顯
觀文劉珙子羽之子也爲禮官時秦檜以符讖議進謚
其父不時往其爲中書時繳還左降御史杜莘老之
詔及力止楊存中爲江淮宣撫其帥湖南時平盜在
政府時除福建鈔盐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
西折盐米錢又蠲諸路積逋金穀巨億計知建康奏
閣夏稅六千萬萬蠲秋米十六萬六千餘斛臨薨戒不
得用浮屠治喪

張南軒神道碑首言聖學不傳言理者歸佛老論事者
騖管商近得吾敬夫而天下士乃知理未始不該於
事而事未始不根於理次言公明復讎大義次言公
歷仕爲嚴州奏蠲丁鹽錢絹爲吏部奏罷發運均輸
爲廣西經略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出漕司緡錢四
十萬以半爲諸倉買鹽之本半爲諸州運鹽之費邕
管斗入羣蠻中則爲之簡補兵備究買馬橫山之弊
奏革之爲江陵府捕姦民之舍盜者斬之簡閱兵籍

以請得祠終年四十八

直秘閣范如圭神道碑如圭字伯達爲武安推官白其帥將斬人之誤曰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爲秘書正字却敵使之館簿且手書抵檜曰公不喪心不病狂柰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通判荆南府不爲戸部催積逋白後帥奏蠲之知泉州

蠲屬縣負課十三四

黄中羙不受張邦昌僞命移檄而去當時不約而去此

者亦四十人

旌忠愍節廟碑靖康時故簽書張忠文公叔夜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事不就絶食死其後敵窺關陜知同州鄭威愍公驤嬰孤城以死守二公衣冠皆葬信州之境紹興二年守臣永嘉王自中爲奏立廟請額云

焕章王公神道碑公名師愈婺州人父喪貧不得窆族欲火葬公號泣不食者屢日分教臨江郡守延僧杲説法獨不往聽繼南軒守嚴州乞免丁絹錢而止輸

本色除金部使督諸郡積逋緡錢七百萬公曰此錢徒有名耳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者不知幾人持其事不下遂出知饒州郡歲輸米十二萬石於建康後爲總所移他處道里之費無所取公力請無得改撥爲福建漕蠲汀州宿逋而下其鹽直且損合觧緡錢五萬留州以寛之

義靈廟碑方臘之亂台守趙資道其丞李景淵諜遁去戸曹滕公膺奮義死守卒全其城後又保南都守陳

蔡云

劉屏山墓表忠顯公劉韐之子名子翬字彥冲嘗通判興化軍退居屏山下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者十七年而終年四十七晦翁少從之游告以不逺復者吾三字符

劉龜年放之後守武陵部使者以治行聞於朝秩滿止詣銓注官而歸不一見丞相臨終名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戸羞

令人羅氏常所服禮衣横帔如民間法

安人王氏其夫范漼閱具獄從旁曰毋憚淹晷之勞使彼負没世之寃也

白水劉致中名勉之幼入太學時蔡京方禁挾元祐書致中陰求竊讀藁録牒見元城龜山請業南渡後特詔詣闕秦檜不使見上止令試策後省遂謝病歸是爲晦翁婦翁且少師事之云

魏元履名掞之嘗客衢守章傑家會趙忠簡公薨海上

葬常山傑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元履以書
噍傑徑歸後以遺逸詔守太學錄異時學官不與諸
生接元履日進而教誨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祀
二程數以政事質責宰相罷歸

特奏李君云臨事無陰據利便之心

端明黄中字通老其先有名膺者自光州固始入居邵
武至公十二世矣公初受族叔祖潛善奏䕃後舉進
士第二名使敵回言敵治汴湯思退以沈介不言而

公言之大怒三年而完亮入嘗對財賦半入內帑請悉以歸左藏有詔更以內藏激賞爲左藏南庫六和塔城宰相命逹官書四十二章經獨公不預

翁蒙之爲常山尉郡守使搜趙忠簡家往來書疏蒙之密令焚之而後搜其後張晋彥以子孝祥魁天下忤秦檜逮繫獨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此事合考孝祥本檜之客以駡道學而得魁

郭份從事湖南運司有羨緡錢十萬欲獻之朝公曰此

非可繼也督運常德阻山溪輕裝淺舟水陸俱進

慈溪王庭秀女嫁任賢臣賢臣攝武昌有俸饋如真太守告其夫曰異時貧甚宜不聊生亦且至今日矣今

幸粗足何以是自汚哉其孫爲任希夷

石子重爲同安丞縣以旱請蠲租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吏細事耳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籍其口乎知武進郡守欲爲寓第屬役於縣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

治第者耶

篤行趙彦遠名善應汝愚丞相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配李氏嘗刲股以愈姑之疾

江介爲進賢令曰民飢而令食之猶子飢而母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減其半則整畸就盈全户輸一升者名減五合猶輸一升若自全户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有旨

新沿道廐置君言廣西馬歳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

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不容兵

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

劉平甫名玶病翁先生之子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

日仕州縣世濟隱德云

黃洧清臣爲廣東運判罷官估除市籍蠲口賦十五萬

蜑之役州縣者悉免之改使湖南凡非法取民如茶

租如甲札如户帖如乳香如茶引一禁絶之

黃瑀宰永春縣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一毫之私不敢

及平生非其義雖寒且饑不可得而衣食閩俗多火葬哀號不肯在臺與杜莘老相好其子名榦是爲勉齋先生

括蒼潘景憲與東萊爲同年進士年高於東萊而師事之子自覺登第曰此足以代我矣遂致其事

左司張維南劔人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爲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

其治靜江平易近民治軍甚嚴禱祠不于佛老將漕

江東爲營屋二萬三千間先爲一間於治舍用是計
徒庸爲左司曰都司朒調眥實幾微所闗若是貼擬
即涉筆書不問可否安用我輩耶
宋若淵初有欲移公漕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
嘗監永康軍衛江稅或勸獻其贏曰獨不爲後人計
耶知神泉縣幅紙書負租民無敢後邑産黄雀歲供
諸司以百萬計公請罷之嘗因輪對請損宗戚歲時
賜予貴臣給使宣借百司吏禄之費

金華潘時自其叔父中書公良貴起家而命之官嘗知興化女官道士求勑額挾篋樞張說屬公上其事公不可興築洋城陳霸二斗門及木蘭陂以溉田歲饑募客舟予錢傳糴而寬其期使私得一再往返入對乞蠲州縣民間舊逋而内出禁錢以補上供之缺常使户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裕矣廣南大奚山斗入海中以魚鹽爲命時置都鹽使者禁之公曰爭小利起大盜將誰使任其責耶拒不行公娶李莊

簡女而女嫁史彌遠以賢稱公常謂搉茶鹽非古法
不忍盡以律令從事
李閣學名椿父升進士起家官至朝奉敵難以救父被
傷卒公奉母南走年十五五十二方改秩以初任衡
山尉繼爲衡州判官遂家於衡嘗見胡文定公退與
其諸子言曰椿顧天下人無不唯是之求張魏公知
之遂辟以爲屬委以經畫淮甸張公嘆實材之難得
公曰豈可辱誣惟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来

矣張公再相公勸之去不忍決果罷公知鄂州墾荒田移廣西提刑罷所復貽州金坑移湖南運判賑糴損配數行部罷諸常從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除檢詳沮發書張説所主買馬舍邑就宜及招軍殿最之説遷左司言三衙兵有用當益諸州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它時一以御前兵分屯出爲湖南運副減桂陽月椿錢歳萬二千緡而損民税折銀之直免户部配鬻乳香衡嶽廟火公言天實厭其非制

請無復屋而築壇以望不報除農卿言朝廷戶部自
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願革而正之兼臨安府
奏巨璫及没入僧私宇三月觧去知婺州會詔市牛
筋五千斤公奏一牛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
爲收前詔爲吏部侍郎與吏約所予奪悉疏著令既
行而未允重坐吏嘗奏保淮則楚州盱眙信濠梁
渦口花靨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保江則高郵六合
瓦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知太平州言和州惟利

商筭輙穿支港以内舟首尾皆屬之江此自隳天險

上亟命塞港六十九致仕再帥湖南賑荒撫軍力請

應配者秖坐加役流髡鉗三年免毋黥涅使得自新

免竄逸免遞送廣至恩名和氣議者笑其迂不行歸

老衡之横塘居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人不用

公家供帳方曾覲位使相竟不往謁有言太尉不奈

李其何者曰誠無奈其不顧官職何生正夫正夫生

大謙近尹京名芾者乃其曾孫

婺源滕洙子璘初預薦以所得勸駕禮贖士族女之落

倡家者

范如圭伯達胡文定甥在館論事與時相不合請奉祠

十年

張魏公行狀公諱浚字德遠唐相九齡弟節使九皐十

四世孫祖紘慶歷中舉茂材異等陳禦戎策欲以陜

西河北河東劃兵屬將父咸元祐舉賢良方正其後

章惇因之罷其科更置宏詞公當二聖北狩馳赴壽

聖於南京在維揚言敵且至汪黃不之信既渡江留
吳門禦賊唱義兵誅苗傅劉正彥撫定淮盜蔣慶兵
數萬請撫關陜與劉子羽誅范瓊而行富平既敗用
二吳保蜀朝廷遣王似貳公公奏似不可用辛丙劾
罷公會敵入寇復起公視師敵聞公用宵遁遂拜平
章事撫沿江兵平湖寇薦韓岳可倚大事劉豫入寇
公排衆議却之徽廟凶問至奏發喪興師酈瓊叛去公
乞去而秦檜主和貶公永州公自永力奏和不可恃

起知福州敵敗盟公部將劉錡成順昌之捷檜名錡還貶公連州居四年移永州檜誣公與李光胡寅等謀大逆凡賢士五十三人皆預獄上而檜死公因星變應詔言事檜之黨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復譖公於永又四年歸潭完亮兵至起公知建康用張子蓋破海州之圍規取山東孝宗立欲用公而史浩沮之公力爭上用公都督公命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戚方將舟師出淮陽中原震動

歸附日至顕忠聞敵大至引兵夜歸敵初無一騎過宿者素主和者因而抵巇湯思退令尹穡論罷公敵索四郡上復大拜公兼都督然猶用湯思退尹穡詆公愈力公再罷至死而王業終偏安祖宗百世之雠至今未之能復矣

丞相陳俊卿莆人爲御史奏將不知有威士不知有恩劾湯思退楊存中罷之乞用張忠獻請減大禮浮費及冗官妄用隆興初參賛張公都督既歸會錢端禮

起戚里駸駸入相公弗附端禮建國是之説公力詆其非端禮卒不相公參大政會洪邁述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遂質於上出淵覿與同列劾奏洪邁姦佞斥之乾道四年大拜薦虞允文爲右相允文建請朝陵寢公議不合求去允文遂遣使竟不得要領而曽覿亦名還歷使相躋保傅士大夫莫敢有言者

籍溪先生胡憲字原仲入大學與白水劉致中竊誦伊洛書揖諸生歸隱以特名入言敵必敗盟元臣宿將

惟張浚劉錡在竄入即求去

先生父吏部公行狀諱松字喬年旣脫場屋放意詩文旣而用力於河洛之學以胡世將謝克家之薦得召試論中興事會張相去國時議欲撤兩淮之戍公力爭及秦檜主和公又力爭檜使言者罷公迄自請祠屏居建溪討尋舊學以終

延平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劔浦人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楊龜山而從之游謝絕世故餘四十年曾

閫帥玉山汪公以書禮来迎卒於府治年七十一二

子友直信甫登進士第

羅慱文生歳始用晬盤一無所顧獨前取性理書展玩久之

陳良翰請核兵籍以豊財用省堂選以抑奔競論湯思退姦邪誤國張浚精忠老謀及張罷而湯主和議敵大入幾不可支太學諸生数百人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王之望尹穡洪适謂之四姦思

退等雖敗然邊備遂不復張天下至今恨之

奉使朱弁先生族祖也靖康慶募使敵與後使者洪皓

誓守節凡十六年紹興癸亥約和公乃與皓及歷陽

張邵同歸爲檜所抑卒於臨安府白龜池寓舍盾智

果院後張定叟爲之遷葬積善峯下而先生狀之有

聘游集

公移

南康公移諭民言寛恤之方教民修孝弟之行訪録先

賢與修洞學注孝經庶人章使民持誦揭律文別籍條禁凡弟爭財勸農織悉於稼穡之事救災先切於流徙之戒納苗減市例減斗斛約束禁差夫抑打酒及社倉之條畫具焉

浙東客次榜剌舉不敢狥情不許投書獻啟

除永嘉秦檜祠移文略云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天不誅檜誰其弱秦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州縣牒州案已判須經通判職官方得行遣縣官逐日聚廳公共簽押然後施行愚謂必得其人可也否則事愈滯而廳吏各求賂矣

漳州榜爭競些少結成仇讎細民如此已足嗟傷閒有士人亦不免此何忍一切以枉後患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請自惟所訴或涉虛僞或無大利害仰早悔悟降心相從　曉諭居喪持服勸諭女道還俗及勸諭事目戒龍岩縣拒捕

潭州諭詞訴條目必經書鋪必守限日諸廂收領不許隔宿街市作鬧監納先下孝錢訴上户占據田業不拘入務南嶽寺觀山不許斫伐

晦庵先生續集

書

答黃直卿書誤舉偽學人許令首正　又書舉狀説不係偽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刋去此語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楊敬仲大不以爲然　又書

云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煅煉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　陸子靜謂游夏不能盡棄其學以從夫子惟琴張曾晳牧皮真有得於夫子　又書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不免極言其學之非　儀禮疏義家鄉邦國四類已付明州人編入　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試固未必得一試亦未害又書云今歲欲便不應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得自專　二孫鉅鈞久煩教誨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足矣

答蔡季通講論徒爲虛語臨事只是舊習甚實懼焉

廟議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説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　極星福州只廿四度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自此至岳臺只差八度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耶　諸友相聚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工夫　龜山語録諸疑皆中其病然二先生語中亦皆有如此處必記者之失　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

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爲言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　八音金石爲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革木無當於聲律但爲樂之節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自中呂再生黄鍾則因不得不爲黄鍾之半以爲清聲矣但令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黄鍾耳又前書云王朴以一爲正以一爲變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

韓詩挈提陬維上文角根爲辰卯則此當爲寅位孟陬東北之維　白鹿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　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人好資質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又書法器固不敢望着實讀書者亦少

與蔡伯靜天經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常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

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
仰窺而不失渾體　史記歴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即
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
答劉晦伯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楊敬仲孫季和皆
已薦之諸葛誠之兄弟亦時来相聚但我見太重
小兒不知作文能入律否又書云欲招一人教諸孫
須得兼通經義聲律不得已只能經義亦可韓文因
方李申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諸家校定者妄改考

異一書專爲此發

答劉韜仲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丐之夫亦無下手脚處不恤則得罪於民不辦則得罪於上官

答趙都運令所謂理財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

與田子真謂是者還是非者還非方是自然之平不别是非而但欲其平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答尤尚書袤遂山靖康論事頗多汪文編時楊家子弟

避禍請删去李侍郎不見故長編不載和靖論講和亦不可不載　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恨未見畫圖

答江隱君辨精義入神云義者宜而已精猶察之云爾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

與鄭景實云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正當法此稍

寛縣道愚往嵗見今端明陳公昉知慶元量月用以

均之縣晏然無事其用此法耶抑暗合耶

答劉德修參同契絶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刋行

與方耕道謂幕容正要蚤晩從容𥩟罄忠益又云官吏

縱弛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

答盧提幹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循循有

序日有可見之效矣

往坡帖與儲行之云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

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陶通明乃陶隱居别號獨
樂圃詩作淵明字誤也　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
得過便是十分亨泰矣
與方伯謨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其官讀聖人書
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與陳彦忠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作繫
卦彖辭周公作繫辭文辭孔子作彖象文言繫辭說卦
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分上下是爲十翼與舊說如此

承問及之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言仁及太極解屢勸其收起印板語孟解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寛縱草率絶難𭄿檢

通監綱目漢末接三國託其修南北朝屬張允善分修

與長子受之云只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又云大凡禮數務要恭謹詳緩此係遣從吕東萊時

跋

跋魏丞相使敵國夫壽皇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爲不易耶

答問

答劉韜仲問柳下惠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

批云得之

答李孝述問大學既知復慮而後得批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胷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　又問一物未格

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吾不相入既格之後便覺彼物之理便爲吾心素有之理批云極是

玉山人浦城劉尉觀光出先世所得帖淳祐庚戌附刋建安

與劉德華允迪

蒙喻義學記不欲但以勢榮禄利爲言故不復叙植桂之名餘篇皆南康詢荒政

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於道我朝

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㕍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學者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别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

卓絶學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説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程夫子有言觀萬物而後盡化工之妙愚故一一伏讀之而抄記如右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岩岩氣象也故孟子於議論排闢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

先生似之如荆公誤國東坡忠讜先生平日葢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荆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别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遺其本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翰之所説或異於平日則有著述之定説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肉刑恐亦不可不審葢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

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咸淳八年五月十一日

後學黃震再書於臨川郡齋

黃氏日抄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錢雋選

黄氏日抄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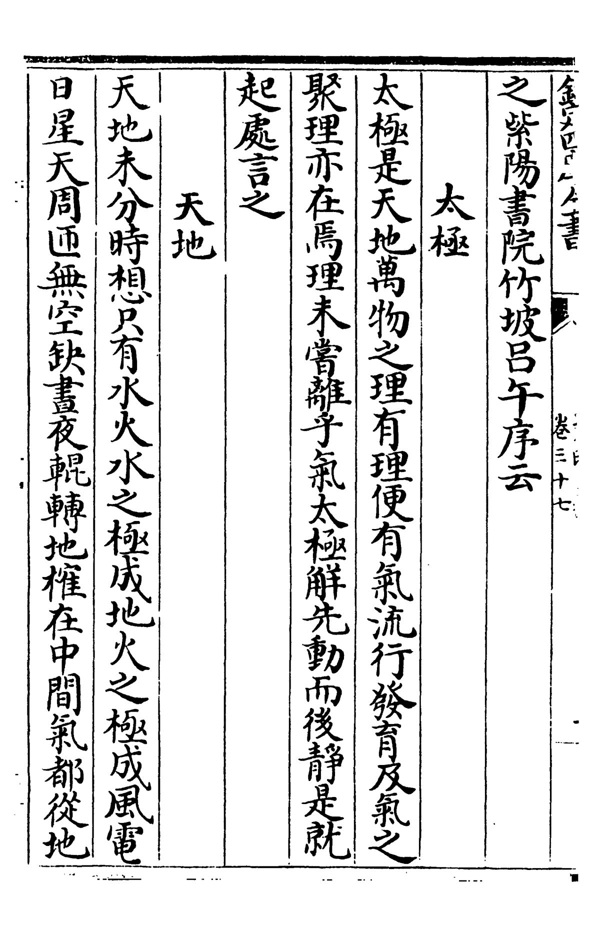
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五

宋 黄震 撰

晦庵語類一

語類

李心傳初萃三十三家為語録刻本池州史公説得黄士毅語類増多池本三十八家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敏叔護其本寘鄂州洪平齋首得之其子勲倅徽乃刻



之紫陽書院竹坡吕午序云

太極

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及氣之聚理亦在焉理未嘗離乎氣太極觧先動而後静是就起處言之

天地

天地未分時想只有水火水之極成地火之極成風雷日星天周迊無空鈌晝夜輥轉地椎在中間氣都從地

中迸出日入地下東升西沒通監說有人適外國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地角尖處所經遮蔽處不多故常光明

極星

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其中兩頭捍定一頭在北上為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一頭在南下為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北辰無星取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謂之極星辰非星是星間界分

也四面旋轉此獨為樞紐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五峯說極星有三箇若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日月

天氣上動只中間空為日月往來月常圓如毬只一面受日光初二三日只照得那一邉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日光在地下迸從四邉出與月相照今月中有影是地形未可知望以後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晦則復合故暗至朔

又遇月常在日下日為月掩則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為文者缺所不見歷家則謂日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蝕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望時恰當其暗處故月蝕

黄赤道

天如圓匣赤道是匣縫處在天之中黄道一半在赤道之内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是將天横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黄赤道十字路相

交處撞着望時是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而皆同一度却南北相向上弦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一

地

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五寸折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此主黄道相去遠近而言天之髙則未可知也土圭以玉為之量表影底天地中與古不同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

中漢時陽城是中本朝嶽臺是中想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不同是也

霜露雪

霜是露結雪是雨結高山無霜露者上面風漸清氣漸緊吹散不結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結雪花必六出者霰被風拍開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雪為豐年之兆者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風雷

風隨陽氣生近東之地多風風與天相似不住旋轉雷如爆仗欝積極而迸發雷只是氣有氣便有形如蝃蝀只是薄雨日照成影尚有形能吸水吸酒

山

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生下一支至楊州而盡江南則自岷山分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水

地之下與地之四邉皆海水周流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月如子午則潮長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夘十五酉

鬼神

鬼神者造化之迹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但人所常見不以為恠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恠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非正理耳那箇無形

影未消理會且就日用處做工夫

性理

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孟子指性之本而言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得程氏說氣質來接便有首尾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

性情心意等名義

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主於身者為心志是

心之所之意又是志之往來經營底力是會恁地去做底口鼻之呼吸是氣魂是氣之神耳目之聰明是精魄是精之神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論語不曾説心只説事實孟子説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仁義禮智等名義

道訓路説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如竹木之文理百行萬善總於五常又總於仁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以生字説仁生自是上一節事以覺訓仁覺自是智

之用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蟲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温和之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别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欲真見得仁須從克巳復禮做工夫聖人都不説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巳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

小學

小學是教之以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大學是發明此事理

總論為學

聖人教人只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學者須是立志如論語說學而時習之且自看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麽習是習箇甚麽曾有說意思是無說意思

人多言為事所奪此不能使舡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今人不肯做工夫如退産相似甘伏批退人須是剛方做得事斷以不疑鬼神避之

按此類說田單減竈乃孫臏事誤也合改

論知行

聖賢說知便說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知有此病必去此

病覺言語多便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如孟子之求放心已說緩了心不待求警省便見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

按此類有辨田子方不明樂者一段竊意先生天姿高無所不知故云耳田子方自是告君之正論

讀書法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復讀

書始得書也只是熟讀雖孔子教人只是學而時習之

○聖賢說話各有指歸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各隨本文意自不相礙

持守

此心本自光明廣大只提省便了不要苦着力令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莊子亦云用力

不分乃凝於神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

按此類別有降伏字亦涉異端當以此說為正〇又此段說察字最輕習字最重恐孟子說習矣不察本意又不如此蓋各一義也

力行

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大學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

德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不說窮理却言格物理無捉摸言物則理自在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理有正有權如娶妻必告父母不告自是不是如君臣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自一等如孔子說危行言孫春秋時如此今見聖人有此語便守定不移

人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陸子靜從初亦學佛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識是何心見是何性

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

論語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畜意思在使人自求之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近日學者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

孟子

道理須是剛硬方能有成孔子晚年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作人

中庸

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初學者未當理會

易

易本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想當初伏羲畫卦之

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如今环珓相似使人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文字可傳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又逐爻觧之謂此爻所以吉者以中正也所以凶者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至如文言之類是就發明道理非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今學者諱言易為卜筮作須要說為義理作殊不知其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

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如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及於易孔子教人只說詩書執禮不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自說

卜五即龜也雨即水霽即火蒙即土驛即木克即金占用二即蓍也曰貞曰悔即内外卦卜法今無傳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寫出直向上為木横為土向下為水斜向外為火斜向内為金如文帝大横庚庚是得土之象庚庚是庚庚然豹起

左傳載卜筮有能知數世後事只子孫欲僭竊為此欺上罔下爾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太玄紀日而不紀月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太玄有天元地元人元以三數乘之筭不着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尚書

書有兩體伏生書多艱澁難曉（今文）孔安國壁中書卻平易易曉（古文東晉方出）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堯之所以為君

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别

毛詩

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王風是他風如此不必說是雅之降為風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

六義風雅頌乃樂章之腔調至比興賦又别如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

而接續去者興也以物為況者比也
詩只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今人不以詩說詩卻以序解詩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鄭衛詩正是淫昏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作皆以刺忽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惡

皆無其實至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義唐自是晉未改號晉時國名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履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黄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黄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禄甫田諸詩無祇識之意皆以為傷今思古昊天有成命幾曽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出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序出於漢儒古本自别作一處向見鄭漁仲

有詩辨妄力詆詩序某作詩傳去小序自作一處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孝經

孝經只有前一段後云廣至德要道都是湊合演說汪端明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如禮記有好處可附於孝經

春秋

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

已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襃貶於人當初只直寫那事是非使人自見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罸其罪是甚說話荆楚初稱國後進稱人稱爵乃是初間不敢驟交故從卑稱後漸大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自稱王於國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今只眼前朝報尚未知朝廷意如何況百千載下而欲逆推百千

載上聖人之心知命格則知春秋之例矣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盛強夷狄主盟成公時晋悼公出楚始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正自大夫出終春秋之世更没奈何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無甚大殺戮及戰國爭雄便多胡殺

三傳惟左氏近之是秦時文字分明曾見國史考事頗

精只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文章浮艶更無事實駒支之辨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能賦青蠅何也申生伐皐落氏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季札觀樂是左氏粧點出齊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公羊穀梁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

呂居仁春秋甚明白劉原父春秋亦好沙隨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滕子以俟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以子禮胡文定大義正有牽強處知得聖人意是如此

否然議論有開合精神說元年不要年號若無號契券能無欺弊乎薛常州觧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說雖有疎略推明治道直凜凜可畏聖人是要率天下諸侯尊齊晉自秦檜和戎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

春秋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六經無建子月惟禮記雜記有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最是孟子七八

月之間旱乃今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見國語夏令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詩一之日書元祀十有二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此段用詩語類併抄

禮

古禮難行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禮時為大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河間始得禮五十八篇至唐尚在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加詳備政和修五禮又不如開元儀禮舊與六經並行王介甫始罷去祖宗有開寶通禮科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

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朝禮每日拜跪乃秦法

妾母只得稱母五峯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

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周禮

先生曰不敢教人學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上事否胡氏父子以為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恐是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盡

陳君舉進制度說道井田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有突出圓筭則是有千二百

五十里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然職方氏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則二十五男則百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

鄉遂用貢法縱橫為溝洫川澮寓設險之意限車馬之衝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挽匶則用之都鄙用助法八家同溝共井以四為數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五百一十二家共只出七十五人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鄉遂是長連排

去井田是方底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説六軍只是六鄉之衆侯國三軍亦是三郊之衆蔡季通説車一乘不止士卒七十五人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相悖自别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者出屋粟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所養浮泛之人也此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閭師又云凡民

無職者出夫布此方是待庶民前重後輕

古者教法樂尤親切盖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常情性祀樂無商音謂之殺聲鬼神畏

小戴禮

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人身大節目只是箇容貌言語又以毋不敬為本如樂記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

而化而樂興焉必是古本流傳得此簡文字

大戴禮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小戴採做禮記了武王盥盤銘似船銘想因水起意保傅篇冠昏喪祭賈誼策為之亦有

孝昭冠辭

冠昏喪

隨家豐儉簡則易從冠禮三加之辭易以今俗語易曉乃佳昏禮事屬兩家恐難行亦須第二日見姑舅第三

日廟見乃安喪禮墨衰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有出入治事只得服墓壙切不可太大墎內實以和沙石灰墎外四圍上下實以炭末厚七八寸

雜儀

今之朝服乃戎服隋煬帝數游幸令百官以戎服從皂鞋乃上馬鞋唐人謂之便服然甞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為常服

朝服猶著禮服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作木山子襯起名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其先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横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世所畫明皇者比今甚短後來藩鎮僭用想士大夫因此亦用本朝以藤織者易木山子近方易以紗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渡江戎馬中變為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

古時隅品則拜今著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上

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

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無出其右是右為尊也後又却以左為尊老子曰有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

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

大夫之庭而同三百人中當國士也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為耻

太祖問汜杲古者女子拜他舉古樂府長跪問故夫以為伏拜然只說長跪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拜亦容易婦人首飾盛多自難俯伏地上周天元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古者婦人拜不至地可知也

祭

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舊看古禮注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先生新書院成釋菜宣聖居中顔氏曽氏孔氏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

無後祔食之位古人祭於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邉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如學中從祀然

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祠矣是亦祀其外家

降神亦以僭禮大夫無灌獻

樂

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荀勗造於晉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

太祖神聖令降一分其聲遂和

黃鍾九寸最濁清聲則四寸半黃鍾君象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用所用祗其再生之半者就再生之變又鈌其半宮聲筵席不敢用用則賓主失歡樂忌

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宫聲啞鍾不擊以避宫聲

雅樂中絶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秖婆乃自西域傳來

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温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争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取而載之書唐末黄巢亂後遂失其傳

蔡京主張喻世清作樂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

只八寸七分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孔孟周程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又䟦進一着如惻隱求放心之類至周子說太極大叚分明指出矣若看得太極分明則盡見天下道理皆自此出

若能得聖人之心則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孔子自不同子思比曾子亦不同孟子比子思又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

而已如揚子雲法言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粹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寛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

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

周子書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中自有此理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元未有物靜而生陰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則有漸次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寛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

五峯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見有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時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次生木金水火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即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理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

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拙賦

天下拙刑政撤其言似莊老

程書

係依近思録次第

張子之書

横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説出來如説心統性情説得的當如伊川

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横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之義是二氣之自然者耳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清虛一大却是偏獨於西銘見得好大底即事親以明事天謂井田期以十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且恁講若平世誠為難行

邵子之書

康節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王勝之常秉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養得至靜之極能包括宇宙

終始古今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乎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看他詩只説樂有自私自利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治天下之説

皇極經世一元統一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

理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

程子門人

呂與叔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文字極是實上蔡高邁卓絕有過當處自禪門來龜山朴實簡易文字却弱先看莊老熟了游定夫學無人傳晚年嗜佛張思叔敏似和靖持守不及和靖和靖不覲他書只是持守得好郭仲晦西北人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侯師聖麤疎

羅氏門人

李愿中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却不曾著書

胡氏門人

張敬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說性善者歎美之辭

楊氏門人

羅仲素嚴毅清苦蕭顗字子莊浦城人朴實廖剛字用中南劍人助和議幸不為檜鷹犬胡珵字德輝為李伯

紀宣撫幕客能詩文墨隸胡文定為荆門教授龜山為代文定為湖北提舉上蔡為本路一邑文定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文定之學得於上蔡者為多其子五峯胡仁仲又從侯師聖作知言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如此却是性可為善可為惡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却屬信致堂說求仁多好處

自論為學工夫

初師屏山籍溪屏山見了老歸讀儒書以為與佛合作聖傳論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二十四五始見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只教看聖賢言語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釋氏之説漸漸破綻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某於大學用工甚多論語孟子中庸却不費力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易與詩中所得似鷄肋焉

論自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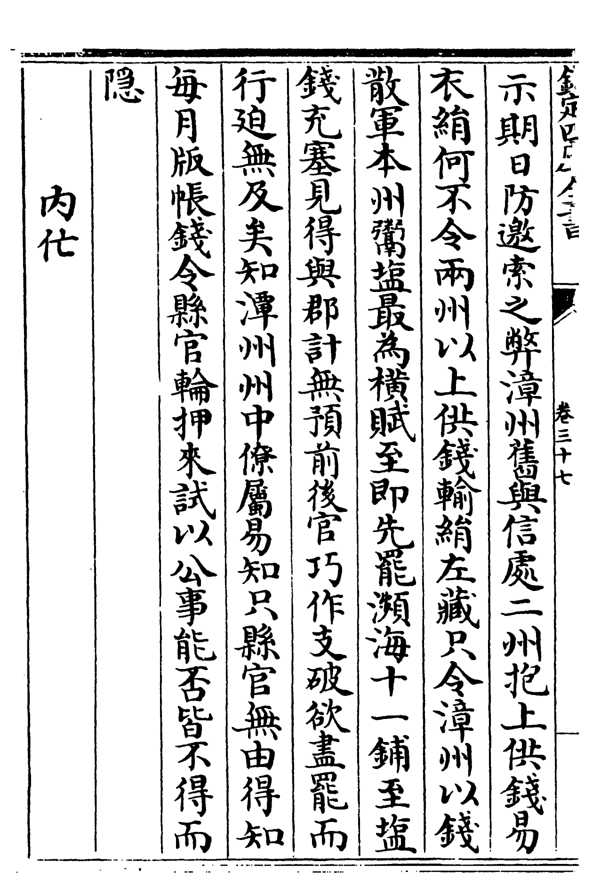
修身大畧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某許多説話是太極中説已盡

外任

為同安簿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每點追必先期徧貼云本廳於幾日點追甚鄉分稅限日近時納者紛然為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到之日纔有二百人歲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石上供餘止七千石僅能贍三月之糧如斛面加量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

借支壽皇行下指填終無錢糧只得挨過上供外七千石轉運使每歲行下樁留其報去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不若與之豁除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吏輩賄賂之地不聽其不管公庫送遺立為定例人將書來須留喫湯當面拆書無他方令其去有躍馬者踏了小兒以屬知錄云已拷治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遂將吏并犯者訊次日吏杖脊勒罷為浙東倉有繼母接脚夫破蕩其家業其子來訴其情甚切遂委楊敬仲敬仲

深以子告毋不便其告之曰父死妻輒弃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銜冤乎浙東旱有徐木者獻策逐鄉推排有米者不曽行若行之一縣甚易賑濟無竒策不如講水利為漳州禁民禮佛朝嶽教軍以戢盜分三番每月輪番入教挽弓及等有賞不及等留射及等而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間翕然都會射每聽詞狀集屬官列廳上均分判去若易事便集衆較量斷去擬判為畫一樣子休日刷起一旬事都要了支官俸



示期日防邀索之弊漳州舊與信處二州抱上供錢易衣絹何不令兩州以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軍本州鬻塩最為横賦至即先罷瀕海十一鋪至塩錢充塞見得與郡計無預前後官巧作支破欲盡罷而行廹無及矣知潭州州中僚屬易知只縣官無由得知每月版帳錢令縣官輪押來試以公事能否皆不得而隱

內代

孝廟朝言置將之權旁落閹寺寧廟朝爭不當祧僖祖及實録院無統紀欲以事目分之葉正則不從及言山陵事

雜記言行

親戚托人求舉曰薦人於人亦須薦賢始得於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

論治道

今法極繁若欲盡除徒有煩擾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

擇其人亦足以治如薦舉科場銓試廂禁屯戍軍亦只是就其法整理至於大家甘假借之

取士

吕氏家塾記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令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只均太學觧額於諸路便無事今日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閙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自汰

了一半只上之人主張分別善惡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趨向人心自變亦有可觀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之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學法始於熙寧之李定成於崇觀之蔡京

論兵

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更戍衛邉令日患在主兵之員多但當責之郡守練習

論刑

酒稅偽會飢荒竊盜之類以情原輕重

民

浙中全是白撰戒飭州縣不過虛文

財

今財賦分三項凡諸路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預凡好名色易取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故戶部所得皆是枷棒箠楚得來愈見匱乏甚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及內侍五六十

萬曆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在法止為孤遺

論官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其寮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樞密可罷

訓門人上

上古無閒民學者須是有業次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聖門無此法只是常要提撕令胷次湛然分明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

舊能思慮所以成夢只日間做事亦形於夢

訓門人二

同周舜弼遊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處鄉黨宗族見其有礙理處只得無忿嫉之心

訓門人三

古人詠歌舞蹈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今既無之專靠義理須是豁開胷次令磊落明快

日間看有甚事便做工夫著些精彩便聳抜

淳問與點一段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

訓門人四

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仁義禮智這是源頭如捜轉亦快

訓門人五

深長意味涵泳自見熟後更讀方滋味出

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時文中亦自有工夫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

書只貴讀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曉不得底自然曉得曉得者越有滋味荀子云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

也讀書須立下硬寨誓以必曉徹爲期

訓門人六

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名利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

見理分曉自無雜慮順理而行雖動亦靜動靜如船之在水

訓門人七

有事時敬便在事上若自朝至暮客來不已不誠不接

他人在世上無無事時節有事無事自家敬元未嘗斷

訓門人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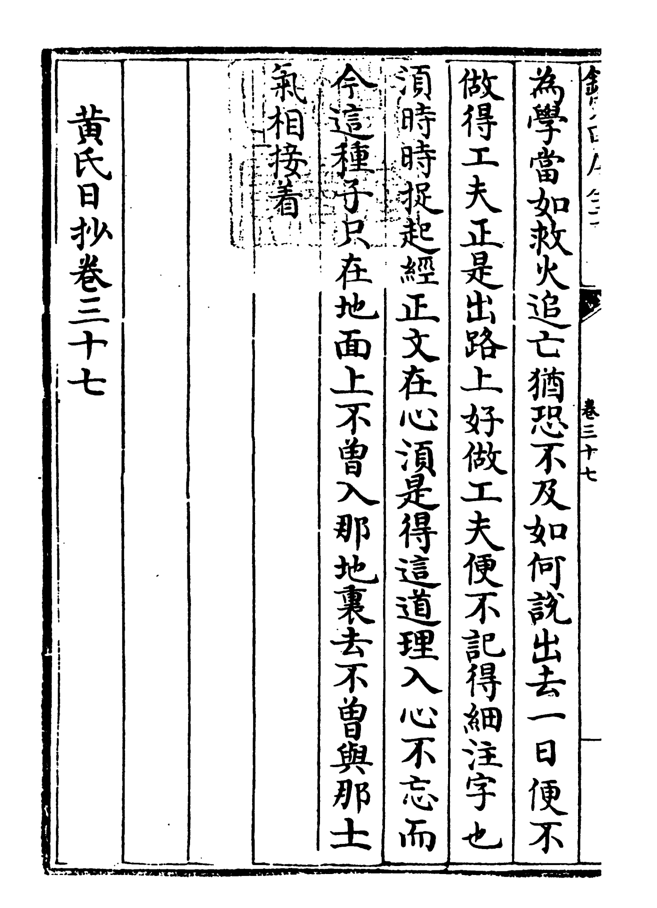
陸子静正是不要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恐其所忌伯恭却以語孟為虛教人看史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某不是要人步步相循只要教人分別是非較明白

晁以道在經筵不要講孟子由此遭論去國孔子直曾去以道家做先生因此與孟子不足論四端說得未是

諸葛誠之常言說性善緩不如說惡底較好李泰伯也要罵孟子不知只管要與孟子做頭抵做甚你且揀箇小底來罵也得

訓門人九

浙間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便謂之悟才說一悟字便不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為惑人夫子所以不大敢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



為學當如救火追亡猶恐不及如何說出去一日便不做得工夫正是出路上好做工夫便不記得細注字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那地裏去不曾與那土氣相接着

黄氏日抄卷三十七